

魯迅全集

第三卷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魯迅全集

第三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月初版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另印紀念本分甲乙兩種（非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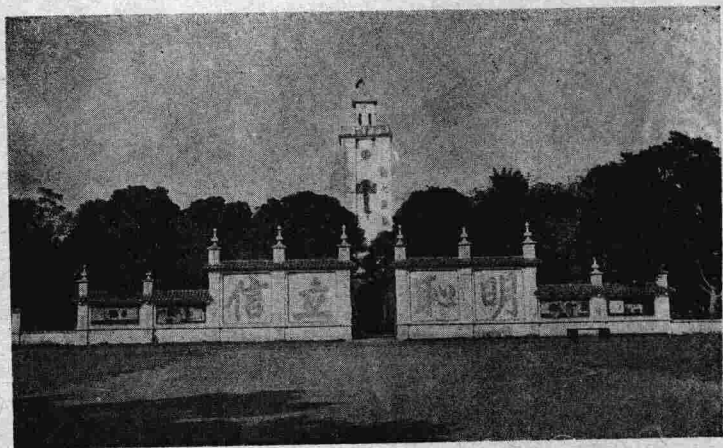
每部貳拾圓
定價貳拾圓



一九二六年在北平病後攝



一九二六年秋攝於廈門



樓鐘之住所時學大山中州廣教任年七二九一

魯迅全集 第三卷 目次

華蓋集

題記……………二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一至二）……………一五

青年必讀書……………一六

忽然想到（一至四）……………一九

通訊……………二六

論辯的魂靈……………三五

犧牲謨……………三八

戰士和蒼蠅……………四三

夏三蟲……………四五

忽然想到（五至六）……………四七

雜感……………五二

北京通信……………五五

導師……………六〇

長城……………六三

忽然想到（七至九）……………六五

『碰壁』之後……………七二

並非閒話……………八〇

我的『籍』和『系』……………八六

咬文嚼字（三）……………九〇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九二

補白……………一〇四

答K S君.....一四

『碰壁』之餘.....一七

並非閒話(二).....二三

十四年的『讀經』.....二七

評心雕龍.....三三

這個與那個.....三八

並非閒話(三).....四一

我觀北大.....四四

碎話.....五一

『公理』的把戲.....六一

這同是『多數』的把戲.....六六

後記.....七三

華蓋集續編

小引.....一七九

雜論管閒事・做學問・灰色等	一八一
有趣的消息	一九〇
學界的三魂	一九七
古書與白話	二〇一
一點比喻	二〇四
不是信	二〇八
我還不能『帶住』	二一六
送竈日漫筆	二二〇
談皇帝	二三五
無花的薔薇	二三六
無花的薔薇之二	二四五
『死地』	二五〇
可慘與可笑	二五三

記念劉和珍君	二五
空談	二六
如此『討赤』	二七
無花的薔薇之三	二九
新的薔薇	二七
再來一次	二九
爲半農題記『何典』後作	二九
馬上日記	三〇
馬上支日記	三〇
馬上日記之二	三一
記『發薪』	三一
記談話（培良）	三二
上海通信	三六

廈門通信……………三五

廈門通信(二)……………三五

阿Q正傳的成因……………三六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三七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三八

廈門通信(三)……………三八〇

海上通信……………三八四

而已集

題辭……………三九一

——一九二七年——

黃花節的雜感……………三九三

略論中國人的臉……………三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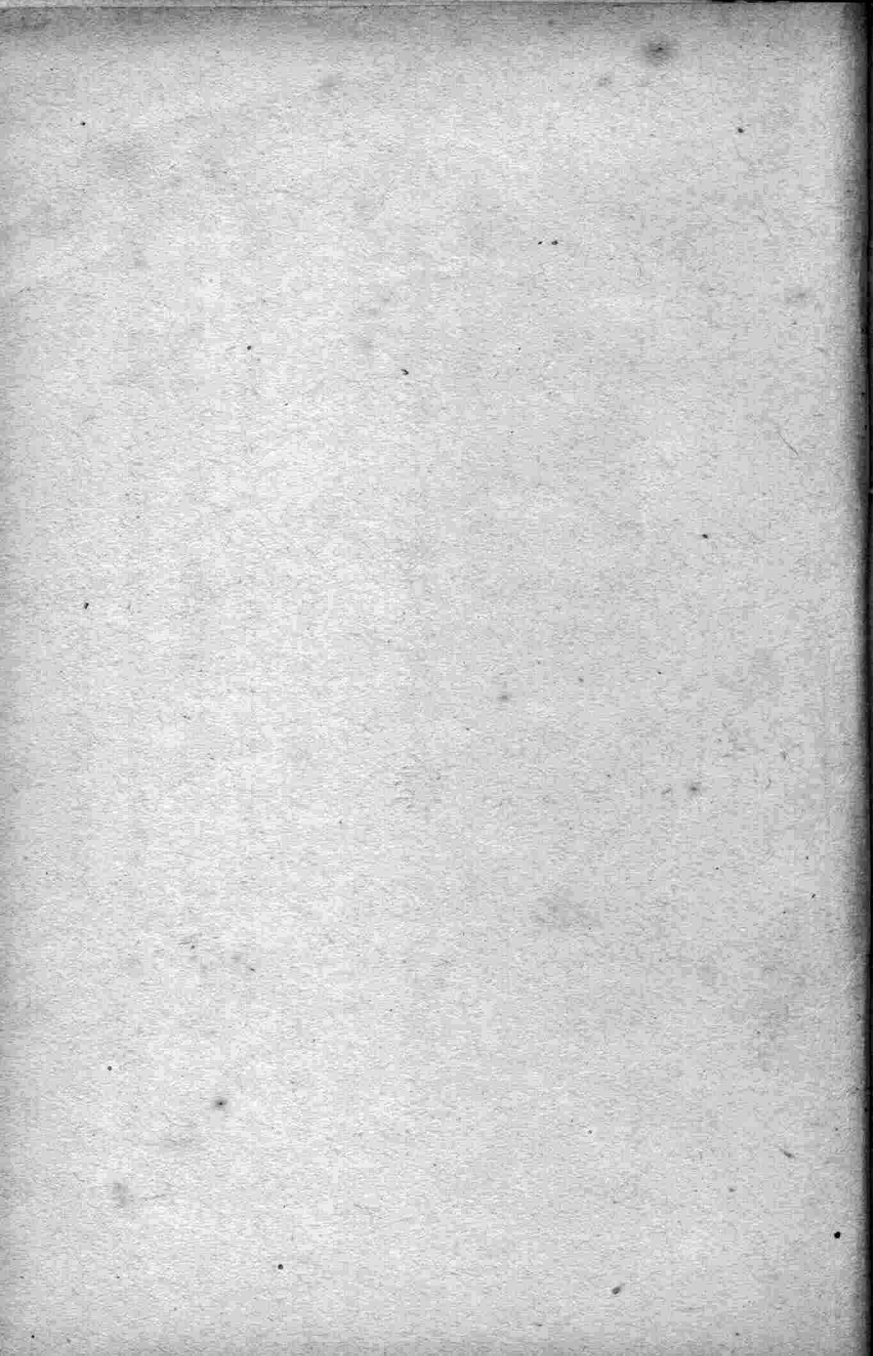
革命時代的文學……………四〇二

寫在『勞動問題』之前……………四一一

略談香港·····	四一三
讀書雜談·····	四二四
通信·····	四三三
答有恆先生·····	四四〇
辭『大義』·····	四四七
反『漫談』·····	四五〇
憂『天乳』·····	四五四
革『首領』·····	四五七
談『激烈』·····	四六二
扣絲雜感·····	四六八
『公理之所在』·····	四七七
可惡罪·····	四七九
『意表之外』·····	四八一
新時代的放債法·····	四八三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四八六

小雜感·····	五〇八
再談香港·····	五一四
革命文學·····	五二四
『塵影』題辭·····	五二七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五二九
盧梭和胃口·····	五三二
文學和出汗·····	五三七
文藝和革命·····	五四〇
談所謂『大內檔案』·····	五四二
擬豫言·····	五五一
附錄：大衍發微·····	五五七

華蓋集



題 記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麼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于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歷大苦惱，嘗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于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于是而爲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尙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

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够交着『華蓋運』。

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鑊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尙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爲了咬文嚼字，一是爲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網，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爲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爲『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只好『以待來年』。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爲如果藝術之宮裏